

女難

著者志尼顯

評者蜜施

行刊於仁壽

「你真的能再玩一會嗎，愛爾賽？」

「不，保爾，我不能再玩下去了。——再會。再見。夫人。」

「但是，愛爾賽，你叫我茜賽夫人罷。——或者簡直的就叫我茜賽罷。」

「再會罷，茜賽夫人。」

「你爲什麼就要去了，愛爾賽？晚餐還足足有兩小時呢。」

「請你和保爾玩着單打罷，茜賽夫人。今天和我玩真的是沒趣味的。」

「隨她能，夫人，她今天又在發脾氣了。……真的，愛爾賽，發脾氣倒是於你

很適宜的。而你那紅顏色的緊身衫於你却更適宜。」

「我要希望你能在藍顏色裏看見我脾氣好些，保爾。」

這個分別真好。我希望他們倆並不以為我是在妒忌着……我可以賭咒說表弟兄爾和茜賽·摩爾之間總有些什麼關係。世界上沒有比這事再使我煩悶的了……現在我可以回轉身來向他們揮手了。揮着手再微笑着。現在我的臉色可和善嗎？啊，天啊，他們又在玩了。我真的比茜賽·摩爾玩得好，而且保爾的確也不是一個拿手，但是他的稚氣的臉兒和他的翻開着的領兒，看上去倒是很好的。祇要他不這樣動人就好了！但你可不必多煩悶啊，姑母愛麥……

多美麗的一個夕暮啊！今天如果到那羅賽達草屋去旅行一回，真是個好天氣呢。那西蒙納碧多麼華麗的聳上到天空裏啊！……我們該當在五點鐘出發的。的確，我起初是會覺得憂愁的，照平常那樣。但那是會消磨掉的……沒有比清早散步更快活的事情了。……那羅賽達的一隻眼的美國人看上去倒好像一個拳鬪家。或許是有人在鬪拳的時候把他的眼睛打出來的。我還是喜歡在美國結婚的，但却不願意嫁給一個美國人。或者我願意嫁給一個美國人，而我們却住到歐洲來。在那有大理

石階伸下到海裏去的，在利未哀拉之海岸邊的別墅裏。我曾裸臥在那大理石階上……自從我們在蒙東納的那時候到如今多久了？七年或是八年了。我那時是十三四歲。啊，不錯，我們在那時候是景況很好的……

今天的旅行延了期，這真是傻的。不然，我們無論如何此刻也已經回來了……在四點鐘，當我出去玩網球的時候，母親打電報來說她會寄出的那個快信還是沒有寄到。我不知道現在可寄到了沒有？我還很可以再玩一組網球呢……爲什麼這兩個年青人對我脫帽呢？我不認識他們呀。他們是從昨天起住在這旅館裏，而在吃飯的時候坐在那些和蘭人常去坐着的飯廳的左旁的。我可曾鞠躬得很不和善似的嗎？或是甚至很傲慢似的嗎？我並不是真的傲慢。從『高利哇拉努思』歸家的路上，弗萊特曾怎麼說呢？他快活地說：你是性情高尚，愛爾賽，並不是傲慢。多甘美的言辭。他常常找到甘美的言辭的……

我爲什麼走得這樣慢呢？我會得害怕着母親底信嗎？這裏一定不會有快活的話

的，一定的。一封快信啊！或許我應該回去了。多苦難啊！一種什麼生活啊，儘管有着一件紅絹的緊身衫和絲襪子——三雙絲襪子！被富有的姑母招請來的窮親眷啊。我知道她已經懊悔着不該邀我來了。親愛的姑母啊，我要不要寫封信來告訴你，我並不想着保爾，即使在夢裏也不想起他啊？我是隨便什麼人都不想。我並不在戀愛啊。並不和什麼人戀愛啊。我從來沒有戀愛過。我甚至和阿爾倍爾也沒有戀愛，雖然我曾有過一禮拜妄想着以爲我是和他戀愛着的。我也絕不以爲我是能夠講戀愛的人。這真是奇怪的，因爲我的確是肉感的。但同時也是高尚和不和善的，謝謝老天！或許當我十三歲的那時候倒是我真正的戀愛着的時候。我和望·第克……而且還和修道院長格利歐，和亥那爾。當我十六歲的時候，在維爾代爾湖上……不，那時候沒有什麼。我爲什麼這樣地回憶着呢？我可不是在寫我底回憶記啊。我甚至像蓓爾達那樣的日記也沒有記下一份。我喜歡着弗萊特——此外沒有什麼了。或許，如果他能夠再都雅一點就好了。是的，我是一個傻子，我父親曾這樣說我，而且還

笑着我。啊，親愛的父親，你給我了一個憂慮的運命。我不懂他可曾對於母親有過不忠實嗎？我曉得他一定有過的。常常這樣的。母親真是夠呆呢。她對於我簡直一點也不知道。別的人也不知道什麼。弗萊特呢，或許他知道些？唔，也不過一些些。

一個美麗的夕暮啊。那旅館看上去多幸福啊。一個人會覺得：在那裏的人都是很滿意而沒有一點憂慮的。我，譬如，便這樣想。哈，哈！這是運氣不好。我是生下來就過着一種沒有憂慮的生活的。我是可以這樣地幸福的。但這是運氣不好啊：在西蒙納塔頂上有着一個紅色的微光。保爾稱牠爲「阿爾卑思之夕燒」，沒有什麼東西能像這「阿爾卑思之夕燒」啊。這是美麗得使人會哭泣。哎，爲什麼我要回城裏去呢？

「晚安，愛爾賽小姐。」

「晚安，夫人。」

「剛打了網球回來嗎？」

她既然看得很明白，爲什麼還要問呢？

「是的，夫人。我們差不多玩了三點鐘。你可是去散步嗎？」

「是的，我照例的夕暮的散步。沿着洛耳路。在草原間散步真是多美麗的啊；

至於在大白天呢，太陽差不多太熱了。」

「是呀，這裏的草原真是綺麗。尤其是從我的窗裏望出去，在月光下，景色真不錯呢。」

「晚安，愛爾賽小姐。」

「晚安，夫人。」——「晚安，陶絲苔先生。」

「剛打了網球回來嗎？愛爾賽小姐？」

『你眼光炯炯的多利害啊，陶絲苔先生！』

『不要取笑，愛爾賽。』

爲什麼他不說「愛爾賽小姐」呢？

『隨便那個人，手裏拿着球拍而看上去很嬌美的，那一定是把這東西當做一樣裝飾品的。』

這驢子！我索性不去回答他了。

『我們玩了整個下午的球。但不幸我們却一共祇有三個人——保爾，摩爾夫人和我。』

『從前我倒是一個很喜歡打網球的人。』

『那麼現在你還是不是呢？』

『不是，我現在太老了』

『老嗎？你看，在馬利盎烈思脫有一個瑞士人，他已經六十五歲了，可還是每

天夕幕都打球，從六點鐘到八點鐘。去年他還曾經加入過比賽呢。」

「唔，我還沒有六十五歲，謝謝天，但是，不幸，我倒也不是個瑞士人。」

爲什麼說不幸呢？或許他以爲這樣說才有趣。我看最好還是規規矩矩地微笑着走罷……

「晚安，夫人。再見，陶絲苔先生。」

他鞠躬得多麼低，他對我看了怎麼一眼！小犢兒底眼！或許我說起那六十五歲的瑞士人使他不高興了。這那算得一回事！衛那懷爾夫人一定是過着不快活的生活。她恐怕要將近五十歲了。她底眼睛腫漲得多大……好像她會哭得很多的。啊，一個人到這樣年老，多可怕呢！陶絲苔先生留心着她。他在地旁邊走着。他底捻上得尖尖的鬚鬚正在花白起來了，但他却看上去還是風采很佳。但我可不喜歡他。他是一個社會的向上的人。你底第一等成衣匠對於你有什麼好處呢，陶絲苔先生？陶

絲苔！我確實曉得你底名字並不常常是這個……這裏，那茜賽底可愛的小女孩子和她底保姆來了。

『哈羅，弗利且。晚安，小姐。你好嗎？』

『謝謝你，小姐。你呢？』(註一)

『怎麼，弗利且，你帶了一條遊山手杖，你要上西蒙納去嗎？』

『啊，不是，我是還不許登上這樣高的山上去呢。』

『明年你就可以得到允許了。弗利且。À bientôt 小姐。』

『晚安，小姐。』(註二)

(註一)以上兩句原文用法語

(註二)以上兩句原文用法語

一個美麗的女郎。我不懂她爲什麼是一個保姆——而且又是在茜賽家裏呢？一個辛苦的命運！哦，我將來或許也會變得這樣呢。不，我一定會找一個好些的事情去做的。好些的？……多美麗的夕暮呀！「這空氣很像香檳酒，」華爾特 褒格 醫生昨天曾這樣說。前天也有人曾這樣說過……爲什麼在這樣好的天氣，人們都懶散地坐在旅館裏的廳事裏呢？這個我真不懂。難道他們也都等候着快信嗎？那門房已經看見我了。如果有着寄給我的快信，他一定會立刻就來遞給我的。那麼簡直是沒有了。謝謝天！我想在 Pinner（正餐）之前小睡一番。「dinner」——爲什麼茜賽用這個英國字呢？這真太崇尚外觀了。他們是一對佳偶，茜賽和保爾……哦，我希望這封信已經到這裏了。牠多半要在 dinner 的時候送達呢。如果這封信竟不來，我今夜將睡不着了。昨夜我也睡得很壞。這是真的，這個月的那個東西也就在這幾天裏要來了。這也就是我近來腰部覺得疲乏的緣故。今天是九月三日，這或許要在六日呢。今晚我要吞一些「凡龍那爾。」不，親愛的弗萊特，你不必替我擔心。一個

人是應該什麼都試試看的，甚至哈希也行。那年青的海軍士官，李蘭代爾，曾經帶了些來——我想大約是從中國帶來的。有人曾經飲過或吸過哈希嗎？據說這是能使人有美麗的幻覺的。李蘭代爾曾邀我去和他同飲——或吸——這哈希的。一個無禮的孩子。然而人倒很美麗的。

「你有一封信，小姐。」

門房！我很不經意地回轉去。這大概是從弗路特寄來的，或是從蓓爾達，或是從弗萊特，或是從密司買克孫……

「多謝你。」

母親寄來的——一封快信。爲什麼他不說是一封快信呢？

「啊，是一封快信！」

我將到了房間裏再剖開來，然後我可以一個人靜心地看……那是侯爵夫人。在

這暝色中她是顯得多麼年輕。我曉得她已經四十五歲了。我到了四十五歲將在什麼地方呢？或許已經死了。我希望這樣。她在對我微笑着，像她平時一樣地溫雅。在她走過我身邊的時候，我將祇微微的點一點頭；我一定不讓她以為我受了一個侯爵夫人的微笑便引為特殊的榮寵了……

『晚安。』

她對我道晚安了。現在我無論如何該鞠躬了。我鞠躬得太低了嗎？但她是這樣地比我年長得多了。她底儀態多優美啊。她離婚了嗎？我底舉止也很優美。但是——我知道。這就是一個分別……

一個意大利人能夠對於我有危險的。可惜那個有羅馬人的頭的棕色的人走開得這樣快。保爾說他看上去像一個匪徒。或許他真的是匪徒？我倒並不對於匪徒有什麼惡感。絕對相反的……唔，我此刻是到了七十七號房間了。一個幸運的數目。這是一間美麗的房。柏木的傢具。那兒是我底處女的床……這倒真正是一陣「阿爾卑

思之夕燒」。但對着保爾之面我却不能承認。你知道。保爾是靦靦的人。一個醫生——一個婦人科醫生！或許就是爲了這個緣故。前天在森林中，當我們很遠地走在前面的時候，他是可以很大胆些的。但並不是說這會使他有什麼好處。沒有一個人曾經真的對我大胆過。除了三年前在維爾代爾湖上，當我們入浴的時候。大胆嗎？不，他祇是不規矩而已。但他是多麼美麗的一個男子啊。真是一個荷爾臬代爾底阿普羅啊。時我真的對於隨便什麼都沒有懂得。總之，我是祇有十六歲。……我底美麗的草原啊！是我底啊！我希望我能夠把牠帶回到維也納。一重薄霧。秋天了嗎？不錯，今天是九月三日，而我們是高高地在山上。

好，愛爾賽小姐，現在你有沒有決心拆開這封信來讀讀呢？這裏面必有什麼關於父親的話。莫不是關於哥哥的什麼事嗎？或者他已經和他底許多情人中的一個訂婚了。一個歌女或是一個手套鋪裏的姑娘。啊，不是，他對於這種事情是很伶俐的。到底，關於他的事情，我並不知道得很多。當我是十六歲而他二十一歲的時

候，我們的確做了好一會兒的好朋友。他曾經告訴我了許多關於一個名字叫綠德的人的事情，後來，忽然他停止不說了。這一定是綠德對他幹了些什麼了。從那時候起，他絕不會再告訴我些什麼……哦，這封信已經拆開了，我却沒有留心到我已經拆開來了。我將坐在這窗檻上看這封信。我應該當心不要跌了出去……據一個從瑪，麥爾底奴來的電報，說弗拉打查旅館發生了一樁不幸的事件。愛爾賽小姐，一個十九歲的美貌少女，著名律師之女兒……的確，他們一定會說我是因失戀而自殺的，或是爲了我已經妊娠……失戀……啊，不！

『親愛的孩子』……我將先看一看結尾……『再說一遍，親愛的孩子，不要惱怒我們，你總要千萬的——』天啊，他們還沒有自殺！沒有，如果他們自殺了，我一定會接到一個羅提打來的電報的……『我底親愛的孩子，你總能曉得我是多少的歡恨着，來擾亂了你底愉快的休假日』——好像我不是常常有休假日

的，不幸——『將這種不愉快的消息帶給你』……母親寫了一種可怕的文體……『但經一度的思索之後，我的確也沒有別的法子。簡短地說，父親底地位已經很危急了。我不曉得將怎樣想或怎樣做』……爲什麼說這些話？……『這個成問題的金額其實是很有些滑稽的，三萬個哥爾盾』——滑稽？——『這金額應當在三天之內付出，否則，一切都壞了』……天啊，她是什麼意思啊？『你想，我底寶貝，杭甯男爵』——什麼，這個檢事嗎？——『今天早晨曾召你父親去。你知道的，這男爵多麼尊敬你父親，多麼待他好，的確，一年半以前，當事情危急得像現在樣的千鈞一髮之際，他個人曾經和重要的債權人談判過，而在最後一瞬間把事情全都調排妥善。但今番，如果這個錢不能付出，却是絕對的無法可施了。我們非但要全家破產，而且還要受到一種從來沒有過的恥辱。你試想想看——一個律師，一個著名律師，他——不，我不能寫下來了。現在我寫這封信，我是始終在和眼淚作戰。你曉得，我底寶貝，因爲你是聰敏的，我們從前也曾有過幾回像

現在一樣的境況，而我們底親族却常常把我們救拔起來。最近的一次，是十二萬哥爾盾的大問題。但其時父親却曾寫了一個契約，承諾以後決不再對於親族有什麼要求，尤其是對於叔父倍爾那爾。』……是的，講下去，講下去，這是什麼意思呢？……『我想來可以當作最後之依賴的人祇有那維克多叔父了，但不幸他正旅行到北岬或蘇格蘭去了』——不錯，他的境況很好，這討厭傢伙——『所以是絕對的不能得到他的，至少在這個時候。至於父親底同僚，都是沒有辦法的，尤其是那許博士，他從前常常幫助父親的，』——天啊，我們怎麼能忍受他有這樣呢？——『但自從他又結婚了之後，人家便不能想像到他了』……唔，什麼，什麼，你要我做什麼呢？……『現在你底信收到了，我底親愛的孩子，在你底信裏，你在別的許多人中間提起了陶絲苔，他也正住在弗拉打查，而這個，在我們看來却好像是運命底指針。你知道在前幾年，陶絲苔多麼隨時地常到我們家裏來』……是的，真是常來的……『在最近兩三年內我們之不常看見他，這實在是